

團體皈依的召叫：肩負普世使命的教會

Richard Leonard SJ 著

廖潔珊 譯

在聖依納爵生活的那個時代，他所走過的路程令人難以置信。但到了他生命的最後 16 年，他停下來坐到書桌前工作；至少就我們所知道的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羅馬，16 年來就坐在書桌前。當我每次處理案頭文書工作時，我就會想起聖依納爵和這幅肖像。我希望你都一樣，坐到書桌前你會成為聖人。他在 16 年間寫了 7,000 封信。當中的每一份我們都有副本，因為我們在羅馬的檔案處從未發生過火災。這數量聽起來很多，事實上，這是每星期 8 封信的數量；即他一周寫 8 封信。當中的四千五百多封被視為依納爵靈修生活的瑰寶，尤其是關於使命方面的。

這就是今天我要集中討論的內容：我們對教會的團體皈依使命的召叫。你們看，聖依納爵愛護亞西西·方濟各（Francis of Assisi）、道明（Dominic）和本篤（Benedict），但他沒有想讓我們全都成為修道人，他不想我們都成為從世界隱退的人；他想我們走向世界，實踐使命。因此，依納爵靈修與農村現實和山頂無關。一如我們所知道的，8 天或 30 天的避靜，為某些人來說退修一段時間會有裨益。但這些全都是與讓我們重返使命而做好準備有關。因此，聖依納爵和最早期的耶穌會士的使命的定義，是他們都是城市人。這與城市有關，他們很快就設置能改變人們生活的機構。這是對生命的肯定，也是天主在世界中，在一切事物中尋找天主。教會擁有的一些最優秀的文獻，也是關於傳教使命的文獻。當教會談到其對世界的使命時，它說我們的使命有三個組

成部分：1. 是以我們的言語和行為作見證；2. 是本地化；和 3. 是解放或自由：使人們自由，皈依。這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三件事。

1. 以我們的言語和行為作見證

基督信仰並不是私人的。有時你會聽到有信徒說：「噢！這是那麼私人的。我的信仰是那麼私人的。」我明白他們想說什麼，但這並不是基督信仰。基督信仰是個人的，卻不是私人的。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分享福音，所以，當我有望與耶穌基督擁有深層次的個人關係時，我必須盡我所能，用任何方式表達出來。因此，言語很重要，我們必須用詞正確。

我現在是悉尼和墨爾本耶穌會學校的一位老英語教師。除宗教和音樂之外，我還教授英語；為我來說，遣詞用語十分重要。我認為我們必須小心用詞。有時候我們會以為說得越多，溝通就越大越重要。讓我們稍為思考，你知道蓋茨堡演講（Gettysburg Address）有多長嗎？亞伯拉罕·林肯（Abraham Lincoln）在伊利諾州蓋茨堡站起來說話時，在他前面發言的人用了 1 小時 38 分鐘（我們知道，是因為我們有演講的底稿）；在他後面發言的人就用了 1 小時 47 分鐘。林肯卻用了兩分半鐘，只 250 個字。蓋茨堡演講不只談及美國；它是現代其中一篇最早的普世人權宣言。這 250 個字，為我們每一個國家都展開了極其巨大的改變。沒有人記得在他之前發言的那位，也沒有人記得在他之後發言的那位，但大家都知道那 250 個字的重要性。當然，主耶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因為按馬爾谷、瑪竇或路加的版本，主禱文只有 30 至 56 個字；但如果你思考那段禱文，它卻能改變我們的世界。如果我們把它生活出來，我們就能改變世界。舉例來說：寬免我們的債，

如同我們寬免別人的一樣；寬恕別人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所以，我們求天主寬恕我們，前提是我反過來寬恕別人，或我首先寬恕別人。這是一篇與眾不同禱文，讓人相信和生活。

在我們耶穌會的傳統中，用詞如此重要的原因，事實可見於聖依納爵寫給方濟各·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）的一封信。他那次寫信給方濟各時，方濟各正身處葡萄牙，即將前赴所謂的遠東。聖依納爵對他說：「方濟各，無論你去到哪裏，都要學習那裏的語言。」在這裏，聖依納爵的正確意思是學習實實在在的語言。我們知道，方濟各·沙勿略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很是博學，當時還正在學習中文。我們知道在他去世時，他所學到的日語足夠讓他傳教。他還學過馬來語和印地語，的確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。他原已掌握拉丁語、希臘語和其他歐洲語言。但我認為，為要成為基督在世界中有效能的門徒，尤其考慮到我們的依納爵傳統，我們必須學習文化語言。那並不是一門實實在在的語言，而是我們如何融入文化之中。它更具挑戰性，有更大的回報。我認為我們必須嘗試進入它們的門，並從主耶穌的門出來。這是使命。聖依納爵給方濟各·沙勿略的另一句話：「進入他們的門，並從主耶穌的門走出來。」有時我想教會希望我們言出必行，這樣才可以與你們做更多的事情。但事實是，我認為我們的依納爵傳統恰恰相反。我們從人們身處的位置開始，就在那裏開始。要注意的是，耶穌的宣講實際上相當出色，那是我們從一份偉大的分析中得悉的；具體是來自一位已離世的耶穌會士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耶穌會士約瑟夫·菲茨邁爾神父（Fr Joseph Fitzmyer）所寫的一本有關耶穌的教導的書。他說，關於在新約中耶穌的教導方式，我們有三件事可以說：1. 他

講話簡明扼要；2. 他說話充滿權威和熱情；以及 3. 他滿足了在他跟前的人們的需要。

這對我們這些不講道的司鐸來說很好。耶穌說話簡明。我喜歡說，當我為司鐸的研習坊講道時，大多數人都是在 8 分鐘的時間區間內思考。為什麼現在他們的集中能力維持在 8 分鐘呢？這是因為電視廣告的間隔是 8 分鐘。你可以不喜歡你喜歡的一切。人們的注意力維持在 8 分鐘的區間內，所以，我建議的講道應該相當不錯。我知道世界各地均有文化差異，我想對這一點保持敏感，但作為一個普遍原則，我認為 800 字，8 分鐘實際上可以是一個文化上特徵；所以，我們得熱情地說話。你們可知，其中一件讓我擔心的事，是有時我們會有老師、傳道員和代表教會或基督說話的人士，他們彷彿不那麼充滿熱情。他們的熱情在哪裏？最早期的宗徒是有的，尤其是保祿，而耶穌明顯也有，他們來自各地。因為他以權威發言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滿足了那些在他跟前的人們的需要。我們也必須如此。這就是皈依的召叫。我們或許以為事情必然就在別的地方的某處，其實，它就在這裏的某處；就是在我們面前的天主子民所發生的事情上。要注意的，是我們必須承認，有時我們的宗教語言會倒塞在我們宣講福音的路上；我們的宗教用語實際上成了問題的所在。

我很喜歡這個虛構故事，一位年輕神父在講道時遇到麻煩，於是他向主教求助。「嗯！」主教說。「你為什麼不嘗試在講道的前段做些事情來引起會眾的注意？下周在踏上那個講台時，就開始說：『昨晚，我沉浸在一位善良女人的溫暖懷抱中。』」他說：「我總覺得這能引起會眾的注意，接着透露她是多麼的熱情和包容，最後揭示她是你的母親。這非常適合用於家庭之愛的講道。」接下來的一周，年輕神父決定立即接受主教的建議。但當

他踏上講台時，有些東西在演繹中給遺漏了；他開始說：「昨晚，呃呃，嗯，嗯，嗯……昨晚，我沉浸在…… 嗯…… 溫暖的懷抱中。在…… 在一個性感女人，的…… 的溫暖懷抱中。」會眾聽到陣陣喘氣聲，他接着說：「嗯，我記不起她是誰了，但主教確實推薦了她。」

我們必須用正確無誤的言詞，甚至有時，能插入我們的神學語言，我們的宗教語言。我們必須學習文化語言，我們才能從他們的門進入，從主耶穌的門出來。可是，我們全都知道，我們的行為比我們的說話更重要。你可以說，你想為基督在這世界上做偉大的事情。如果我們不把我們宣講的踐行出來，那麼事實是，我們就會遇上嚴重的麻煩，我們就是偽善和騙子。新約中，最大的兩個罪就是偽善和那些不願意寬恕的人。相信我，這是真的，而不是性。關於性，耶穌說得不多。這並不是說它不重要，而只是指他再次回到的兩個最大問題，是說一套做一套，言行不一的人，在某情況下，我們所有人都這樣；還有那些不願意寬恕的人。

好的，在準備今天的內容時，我做了少許好事情，這是我們甚少告訴他人關於你們在香港正在做的工作。這只是一個很簡單和很小，關於你們社區的一個良好小簡介；但它卻是你們被派遣（至少是你們中的許多人）到的文化，那就是到香港的事實。香港有 395,000 名天主教徒（5.3%，且在增長中），你們為菲律賓人做了很大的職務，他們是那 395,000 人中的 160,000 人。香港還有 61,000 名外國出生的人，當中 29,000 人是天主教徒。這裏有 52 個堂區：17 個是教區的，35 個是修會的，還有 91 個其他敬禮場所。教區有 65 位神父，我明天將代表主教給他們演講，30 位執事，這

個比率是一個難以置信的高數字。這裏有 214 位修會神父，62 位修士和 419 位修女。我想在這最後一個數字上先停下來。

婦女打理教會，她們確實打理教會。教會成員常想着主教的神職人員和司鐸。我是北悉尼的堂區神父，我常想我打理堂區，但我卻不是。我的義工中，75%是婦女，她們都是些英勇女性，長久以來做着非凡的工作。對，讓我們給她們熱烈的鼓掌。事實是，當我們說我們不任命女執事、女神職人員和女主教，而你們都知道，教宗目前卻有一個委員會，正負責研究任命女執事的問題。主啊，願它盡快有結果。當討論這問題時，讓我們也想想：我們有了女性領導就好像再沒將來一樣。領導不需要任命，它們並不是相同的事情；不過，在普羅大眾的想像中，它們有時卻是相同的。試想想在過去的 150 年間，我們封聖的大多數聖人都是女性，她們是主導，研究結果是她們佔了封聖人數的 62%。真了不起！我認為天主教教會的婦女應該罷工一星期，藉此提醒男士：是誰在打理這局面。令人難以置信的，是香港有 1,465 名註冊義工。去年，你們有 3,434 名領洗者，這是一個驚人數字。在我的國家，永遠不會得出這個事實。去年有 4,827 名慕道者。這裏有 249 間天主教學校，包括這所（九龍華仁書院），教育 136,000 名學生。按 2022 年的數字，你們有 16 間醫院和診所，診治 1,577,407 名病患。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貢獻。接着是 23 間旅館、16 間護老機構和 34 間康復中心。這都很驚人和奇妙。去年，47 個明愛中心照顧了 194,329 人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；這是對窮人的承諾。所以，在醫療保健、福利和教育方面，我們都日復一日地工作。雖然這些數據都載在教區的網頁上，但很有可能它是隱藏着的。你需要花一些時間才能找到所有這些東西。我們甚至不告訴對方我們做過的善事。當人們看到這些統計數據時，他們會想：「噢！

我們不應該自誇。」我們並不是在誇耀自己的努力，我們是在主內自誇。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說：「凡要誇耀的，應因主而誇耀。」這就是主在我們身上，透過我們而成就的。透過教育，因為基督是導師；透過治病，因為我們在醫院；和透過醫療保健，因為基督是治癒者。我們扶助窮人，因為基督扶助窮人；也因此，我們在社會服務和在牧職關懷中，因為基督是善牧。

最後兩點，在世界各地，這數字正蓬勃增長。事實上，在全球 26.6 億基督徒中，有 15.8 億是天主教徒，我們剛過半數。有些人認為宗教信仰正在萎縮，或是正在消亡。這不正確，它實際上正在上升中，而不是下降。當然，中國是世界上基督信仰發展得最快的國家之一，主要是由基督新教主導，尤其是浸信會，這是發展得最快的一派。如果我沒記錯，我認為它是第二快速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殉道者仍在為我們所服務的信仰和正義而犧牲。

我認為給我們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的人，確實就是教宗方濟各。2013 年 3 月 12 日，教宗方濟各在陽台上，正是那裏，煙霧在夜裏冒升起來。現在，你不喜歡秘密會議嗎？我覺得它們很神奇。我們把 120 人關起，他們與世界說話的方式是通過一個煙囪，那不是很神奇嗎？就像發送電郵或推文一樣容易，但坦白說，我喜歡那煙囪。我喜歡關於這一切的劇場和戲劇性。當時我在羅馬，全因為我被委任作耶穌會辦的大學，額我略大學的傳播學客座教授。每兩年一次，我做了四次；已經八年了，我有一個很美妙的體驗。可是，沒有人知道教宗本篤要請辭。當我到達那裏的時候，雖然只是在一年中的學期初時待上幾星期，我就碰上教宗本篤宣布他請辭。羅馬震驚了，沒有人知道這消息的到來。因此，世界各地的傳媒紛紛湧到羅馬，他們每日都嘗試尋找能與羅

馬對接的人。我被愛爾蘭國家廣播電台（RTE）和英國的天空新聞電視台（Sky News UK）選中；也被澳洲廣播委員會（the ABC），特別是它們的廣播部門選中接受訪問。我要說 RTE 的那位很傑出，他被派送到羅馬去做他的節目。他的名字是肖恩·奧洛克（Sean O'Rourke）。他的一位兄弟是愛爾蘭耶穌會的會士。肖恩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廣播員，我相信他不再廣播了，已經退休。但當時他來到，我被邀請出席他的節目。星期天，他們進入秘密會議。星期一下午，經過兩輪投票：黑煙，黑煙；這星期一下午，我們還餘下一輪投票。我和肖恩就在羅馬的廣播室，同場還有傑拉爾德·奧康奈爾（Gerald O'Connell），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愛爾蘭人，數十年來在羅馬出任梵蒂岡記者至今。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記者。到了某一時刻，我覺得我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。在訪談結束時，肖恩對我和傑拉爾德說：「現在我要讓你們為難了，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，誰會從陽台上走出來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會先去找格里（Gerry）。」他說：「我認為整個競賽中的黑馬，是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伯格里奧樞機（Cardinal Bergoglio）。上一次，他的排名僅次於當時 77 歲的教宗本篤。他現時 77 歲，只有一個肺部。他是一位耶穌會會士，里安納神父可能會很了解他。他是一個很傑出和很有承擔的人，特別是對在阿根廷的貧窮人來說。我認為他是一匹黑馬。」隨之，肖恩轉向我說：「里安納神父，你認識伯格里奧樞機嗎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當然認識。」可是，我這輩子從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，但我並沒有在愛爾蘭人面前承認，我對那位即將從陽台上走出來的人不了解，那是我的耶穌會內兄弟，但那時我完全不認識他。之後，我必須離開那廣播室，趕赴被送到羅馬來的澳洲廣播委員會的傑拉爾德·杜格（Geraldine Doogue）的採訪。我在那裏，我們的是一個電台直播節目；澳洲的早餐廣播節目，是羅馬

時間的星期一晚間，悉尼星期二的早上。還有弗蘭·凱利（**Fran Kelly**），這是她的早餐節目，她已經主持約 15 年了。當然，她也有一回跟我說：「好的，里安納神父，你認為誰會從陽台上走出來呢？」我說：「這場競賽的黑馬，是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伯格里奧樞機。他 77 歲，是一位耶穌會會士。他只有一個肺部，他愛護貧窮人。」說了一半，我想：「噢！天啊！我希望我所說的這一切，全都是真的。」因為我還沒有去，沒有時間去查看清楚。當然，既然傑拉爾德·奧康奈爾是一位如此傑出和出色的記者，他不會撒謊。但我肯定撒謊了，至少是在我對這位偉大人物的了解而言，是撒謊了。

所以，當晚我就在那裏，坐在左邊的貝尼尼噴泉的邊上。它沒有噴灑，壞了。我們等着、等着、再等着，及至最後，當然教宗來到陽台上。這刻最壞的事情，是教宗在陽台的現身，是他們自己走出來的；沒有任何一個皇室家族會這樣做，不會有人獨自走到陽台。想想伊莉莎伯女皇，想想英皇查里斯，不會有人是獨自走到陽台的。這刻，教宗方濟各就站在那裏，彷彿在他的眼裏、頭上都有光芒。這個可憐的人，在那裏度過一段難以置信的時刻祝福我們，我們都很興奮。當阿根廷人發現是教宗方濟各，他們當然更是欣喜若狂。到了快要結束時，他做出任何一位教宗都沒做過的事，或是至少從沒被記錄下來的事。我和 60,000 位最親密的朋友一起在廣場上，教宗說：「現在我希望你們祝福我。」我們全在那裏，他俯首，人們都伸出他們的手來。在我的生命裏，也曾經聽過像這樣的寂靜。如果有這麼的一個提醒，說羅馬主教的職務與洗禮的召叫關係密切，那就是它。

他已開始向我們展示一些有關使命的轉變。但事實上，我想帶你們去同年的 11 月 18 日，教宗唸完三鐘經，坐上教宗的巡遊座

駕，四處走動。教宗看待貧窮人的方式，我認為是沒有人，嗯，很少人能做得到。他對此有着非一般的眼光。當他繼續前進時，他看到在廣場上一個特別的人。他顯然沒打算說自己就在那裏。他沒有任何關於這個人的背景簡介，但他看到了這個人——文生佐·雷瓦（Vincenzo Reva）。文生佐患有神經纖維瘤病，他住在米蘭。文生佐的聖名是弗朗西斯科（Francesco），他對亞西西·方濟各十分景仰。因此，當他發現方濟各以紀念亞西西·方濟各而取名方濟各時，他就希望能與這位教宗見上一面；當然，我絕對確信的是方濟各·沙勿略，但我錯了。他患的是象人症。如果你認識 1981 年的一齣精采電影《象人》，那麼就值得再看一遍。他患的正是這病症。教宗看到他，着司機停車。在一片寂靜中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？他擁抱了他，把他抱在懷裏；他親吻他，他祝福他。之後，他請那人祝福他。我很慚愧，我不肯定自己能否這樣做。我希望在面對同樣現實時，我也能做出相同的事。

那是他的母親麗達（Rita）。拍攝這照片時，麗達淚流滿臉述說着這故事，這不僅因為能與聖父相見的這一難以置信時刻，更是因為她意識到文生佐的這一輩子就只被三個人擁抱過，就是他的母親麗達、他的父親路易吉（Luigi），以及現在這位教宗。擁抱他的困難，不僅僅因為他的體型和他的怪模樣，還因為他的…… 嗯，那些…… 傷口發出的氣味，他很惡臭。他們做不了什麼來掩蓋它，因此擁抱和與他靠近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體驗，這也能理解很多人認為這非常非常困難。事實上，在這之後，教宗邀請了他們二人來吃午餐。所以，在不到一小時內，他們和教宗坐在聖瑪爾大之家（Casa Santa Marta）的教宗私人餐廳裏。用餐時他說：「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嗎？」教宗從沒有提起這故事，這都是其他人說出來的，他們引述文生佐說：「聖父，對於我們

來說，住在米蘭房屋委員會項目的頂樓，很是困難；我們已申請遷入有電梯的樓宇，或現時那幢樓宇的地面一層；6年過去了，我們仍未成功。我的母親現時 82 歲，我 53 歲，上落樓梯越來越困難。」他們說，教宗站起來走到餐廳裏的電話機去，致電意大利總理。有熟人真是太好了，不是嗎？在兩星期內，他們就住進米蘭房屋委員會的樓宇內的一套全新地面一層公寓。現在你們可以坐在這裏說：「他們能遇見教宗，不是很幸運嗎？」對，他們很幸運能遇見教宗。但在我們的使命中，為某人做些事情總比不做任何事情好。我們不能拯救世界，事實上，我認為是那惡靈來找我們說：「噢！你必須為所有人做每一件事。」不對，你不能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善靈到來，並說：「今天我能做什麼呢？這星期我能做什麼呢？我能做出什麼計劃可讓我們在今年內實現的呢？」為某人做些事情總比不做任何事情好。

2. 本地化

第二個要素，當然就是本地化。但我必須道歉，現在我不想談論那些在撮要中的內容。我現在要盡可能整合一下，討論香港的現實情況。我並非以任何形式或模式來作批評。根據大部分統計數據來看，澳洲的情況更糟糕。我只展示我能夠找到的東西，因為，除非在我們被派遣的具體現實中，即我們被派遣的世界中，否則關於文化的討論就毫無意義。這裏有 735 萬居民，下降了 1%；在 2022 年，據稱 60,000 人離開了。事實上，我理解到行政長官在星期六的訪問中說到，在過去的三年，這離開的數字更像是 200,000。在居民中，91.6%是華人，2.2%是菲律賓人，1.9%是印尼人，1.7%是白種人（這是他們用的字眼，不是我用的；但這就是他們 — 香港人口統計學家 — 用的），其餘佔 2.6%。出生

率難以置信的低：去年是 0.7%，即 38,684 個嬰兒出生。人口年齡中位數是 46 歲，這是世界上最老的人口之一。有兩個國家在你們前面，是日本和摩納哥。你們的人口年齡中位數是 46 歲，澳洲是什麼？是 37.5 歲。菲律賓是什麼？是 21.3 歲。因此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主要差別。但是，直到我把這些放在一起，我才知道預測壽命是高的。你們的預測壽命是世界上最所有地方最高的，特別是這裏的女性。恭喜啊！你們要活到 85.29 歲。你們在 31 歲時結婚，去年的離婚率是 16.7%。香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的第七位，所以是前十名富有地方。可是，貧富差距很大，因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只排全世界的第 39 位。所以，這裏有十分富裕的人，也有十分貧窮的人，如果你衡量到這一點，它便是一個複雜的現實。我們還有一項工作要做，這裏的人有 56% 是心理健康狀況欠佳的，這非常、非常正常。在我的國家，患上心理健康焦慮或憂鬱病症的比率更高。我們每日花 2.8 個小時觀看電視、體育、情景喜劇的真人騷和生活模式節目。如果你在這刻出世，每日在電視機前花上 2.8 小時，直到 70 歲的生日時，那麼，你已經在電視機前呆了 9 年；整整 9 年。想想這次的主教會議，包括我自己的會議，當情況變得艱難，預算緊張時，他們就關起他們的電影和電視辦公室。然而，人們卻花 9 年時間盯着那箱子。這並不複雜，也不特別有見地，它沒有像我認為要絕對必須的那樣認真對待現實。2022 年，62% 的人說他們每天上網的時間是 6 小時 26 分鐘，是世界上網排名的前十名，而據報有 19% 的人色情成癮。現在色情確是嚴重上癮。它現在就在這房間裏。我們……這真是一個十分大的問題，且對所有這些問題提供實用說法和賦予生命的對話，是很困難的。

讓我們來看看香港的宗教信仰，因為它很有趣。有 49.5% 的人說他們沒有宗教信仰，但這正在下降，也已經下降了一段時間了。21.3% 是佛教徒，14.2% 是道教徒，11.8% 是基督徒，3.7% 是其他的，包括依伊斯蘭教、印度教和錫克教。有 480,000 基督新教徒，這已經下降了，並且……我對此不會幸災樂禍或沾沾自喜；我只是報告事實。395,000 是天主教徒，但正如我們看到的，人數在上升，你們的慕道者數目絕對是驚人的。當主耶穌派遣我們到這世上來，特別是帶着依納爵神恩時，我們不是去我們喜歡的世界，我們去我們被派遣的世界。因此，我對教會皈依的問題，是我們需要皈依，一如方濟各呼籲我們的，回歸到現實，去嗅一下羊的氣味，人們的氣味；回到他們身處的地方。昨天我們在祈禱中聽到人們所在的戰地醫院，有些事情令人感到不舒服，但它卻是事實。

有兩件事是值得安慰的。主耶穌在瑪竇福音第 28 章有關往訓萬民的大使命中說：「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。」當他按習俗或至少傳統，派遣最早期的宗徒出去時，他們已經死於殉道了。我們可以很容易走向世界的想法，是不忠於我們的傳統，就像我認為這不符合我們的依納爵傳統的最佳本能一樣。關於主耶穌派遣人們的傳教使命，我喜歡的第二件事，是：沒有人是獨自被派出去的。之後，他們自己出去，但經常結伴同行，保祿和其他人一起，但他也常常獨自出行。然而，主耶穌至少是派遣二人一起，分組的；他們回來就報告所發生的事情。我們需要彼此，我們需要伙伴。

3. 皈依

皈依的標記是什麼呢？好的，我想再說一說教宗方濟各。現在有很多傳記，其中一些確實是關於教宗方濟各的很有見地的傳記，當然還包括最近的一本，都提到教宗方濟各賦予我們教會使命的天職，以及皈依的召叫有 8 個元素。

3.1 首先是服從。服從（obedience）一詞來自拉丁文 *obaudire*，意思是聆聽。當我們說，我們想服從主耶穌的律法，當我們想服從教會的教導時，這都關係到聆聽。這是一種相互的聆聽。教會聆聽聖神和人們；反過來，人們聆聽聖神和教會。因此，這是一種相互交流的聆聽。它必須符合我們自己所處的實際情況，依納爵在這方面就十分強；對於教會的傳統，依納爵在這方面是很強的。與教會一起思考，關於專家，他們不僅僅是神學專家；他們是一批給與我們資訊和幫助我們的專家，好讓我們最後都有義務。聖若望·亨利·紐曼（St John Henry Newman）說：不但要聆聽，還要服從我們有所依據的良心，以及所有那些應該有助它形成的事情。因此，我們註定是要成為聆聽的人。我被告知，聖本篤誡律（Rule of St Benedict）的首個陳述就是聆聽。*obaudire*，聆聽。因為在靜默中，我們應該就能找到主耶穌呼喚我們要做的的事情。

3.2 第二件事是福音的喜樂，這一點也不出奇的，第一封書信是教會之於世界是「喜樂」。如果你是個快樂的天主教徒，請你盡快告訴你的臉。天主教徒是我見過最憂鬱的人之一，至少澳洲的天主教徒是憂鬱的。很明顯，我們得到了福音，但卻沒告訴任何人；我們肯定沒有告訴我們的臉。我現在想，實際上我最近這幾

天的經驗，以及我在香港的其他旅程，這裏並不是這樣的。這裏活潑，人們的臉上有喜樂。我認為你們給整個教會帶來一份大禮。但顯然，教宗方濟各想我們要為我們的喜樂做些事情。他不是說我們要面帶微笑走來走去，就好像我們在這世上無憂無慮一般；那是一種病態，需要治療。他是說，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，我們為什麼在這裏，我們要到哪裏去。我想再說一遍，作為一個跟隨耶穌的天主教基督徒，我知道我從哪裏來，我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裏讚美、敬拜和事奉基督，我們的主和救世主。我知道，我希望我知道，我要到哪裏去。現在，如果還不能為我們的步伐注入活力的話，也不能讓我們快樂地與他人溝通，我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

3.3 憐憫，特別是對貧窮人和無聲者的。當然，教宗從陽台走出來後做的第一件事，即離開梵蒂岡的第一個行動，就是去到蘭佩杜薩（Lampedusa）。他去到難民們所在的地方，也幫助了很多。很多人都不開心，因此，需要憐憫。憐憫來自對一起受苦、理解的承諾。在男人世界中的一個女人、在異性戀世界中的同性戀、在白人世界中的黑人、在富裕世界中的窮人、在安定世界中的一個難民、在婚姻世界中的離婚者，以及在成年人世界中的小孩，這會是怎樣的呢？它邀請我們去一起受苦，想像這個世界，與之站在一起；教宗曾說，除非教會是無聲者和貧窮人的教會，否則它便不忠於基督的使命。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陳述，富挑戰性、令人驚嘆，而且奇妙。

3.4 我們對地球的愛護。我們從來沒有過比這一位更環保的教宗，但有人會認為這一切都是全新和潮流風尚的。當《創世紀》

的美妙故事賦予這世界時，我們就被要求照顧它，成為它的管家，而不是破壞它。天主說要愛護世界，從《創世紀》這最古老報導中，我們被要求愛護世界。從基督徒的角度看，從猶太人的角度看，我們以更差勁的做法對待這世界，是絕對無法接受的。你們知道有些人不滿教宗方濟各，因為幾年前，當他談到我們的共同家園時，他說我們對地球的關心是關乎生命權的議題。現在有人認為他對待墮胎、安樂死和其他生命議題有點軟弱。他不是。他提出了一個相對無懈可擊的觀點，除非我們沒有行星，不然，我們都不能活着。這是教會有關生命權議題的想法並不剝奪其他生命權議題，它把它置於影響到整個世界社會的背景之中；因此，在我們教會在世界中的使命的無縫生命倫理外衣中，我們對生態忠誠、對生態關懷的皈依，是一個絕對必要元素。

3.5 謙遜一詞。這一定是在宗教傳統、猶太和基督信仰傳統中，其中一個最常被濫用的詞彙。它並不是指要貶低自己。一個謙遜的人並不是那些認為自己不重要的人。那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。謙遜（humility）來自希伯來文單字“anavah”，意思是接地，與現實有所接觸。這是意義非凡，是絕妙的主意。當我說我要成為一個謙遜的人時，我是想與人們在現實生活經驗中，與他們處在同一水平上，之後在一起看聖神跟教會說些什麼。

最後的三個元素是感恩、寬恕和愛。

3.6 感恩並不是偶然地因我們稱聖體聖事為感恩祭（Eucharist），而它的希臘文字源是表達感謝的意思。因此，當我們今天下午聚在一起舉行感恩祭時，我們是表示感謝，我們要成為感恩的人。我不得不說，無論如何，我國家的問題是「請」

和「謝謝」這些詞正在迅速消失，尤其是在我們的青少年、較年輕的成年人和我們的小孩子之間，因為現時我們沒有父母作為一種習慣來教導。習慣說「請」，說「謝謝」是好事，我們……否則一切都是我們應得的，一切都是權利。這不是福音。我們應該要成為心懷感恩的人；這當然是依納爵靈修的基石：因我們所得的皆來自天主愛的自我贈予，所以我們要成為感恩的人。

3.7 寬恕。根據我的個人經驗，以及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，除非你寬恕自己，否則你不能寬恕別人。我們必須努力寬恕自己，我認為天主經裏珍藏了這一點：「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」我們的個人意識，在這一刻被奉成團體意識。自我寬恕十分困難，但是修和聖事，即依納爵靈修的第一周的整個過程，就是要使我們的眼光從罪人身上移開，唯獨聚焦救主，祂最終把我們從毀滅中拯救出來。因此，寬恕絕對是福音的基石，為耶穌來說，兩大罪過是：偽善和那些不願寬恕的人。

3.8 最後一個是愛，這並不意外。愛天主，愛你的鄰人和你自己。愛天主，愛你的鄰人，之後當你愛自己時，勢所必然意味着我可以像愛自己一樣愛我的鄰人。我們為提升人們自尊心所做的一切既不新鮮，也不新潮，這是福音的基石。多個世紀以來，它變得模糊了；但是，它是耶穌召叫我們去愛自己，而不是崇拜自己，這是福音的基石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差別。我們被召愛自己，不是崇拜自己。當自我崇拜發生時，我們的自我便會失控。依納爵在洞穴時知道了少許，至少是在茫萊撒（Manresa）洞穴開始時，它便在他的生命中造成了如此徹底的，幾乎是災難性的破壞。

我想給你們留下一個故事和最後一點，之後是一個祝福。當我被在澳洲的耶穌會省長派遣去做傳播工作時，他派我到在墨爾本的天主教傳播處工作，而我是被慈悲修女會（Sister of Mercy）的一位修女邀請的，她是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（Sister Mary Tarcisius）。她已去世，但修女們不都有很棒的名字嗎？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，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名字，她 83 歲。她是在墨爾本市中心聖心小學教牧關懷的校牧。當時我剛晉鐸，被問到會否願意當兼職校牧。我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到年終時，我被邀作 8 歲孩子的嘉賓。按澳洲的教育標準，應是三年級。三年級生的表演是 12 月的基督降生戲劇。當天我到了那裏，她說：「我們遇到一點麻煩，那扮演旅店老闆的男孩，他很想扮演聖若瑟，但他是一個來自非洲塞拉里昂的伊斯蘭男孩，而且他是伊斯蘭教徒。我認為我真的應該讓一個基督徒男孩，來演聖若瑟。因此，我讓他演旅店老闆，他似乎不大高興，但我以為一切都會順利的。」你們可看到小學禮堂裏的這場景，坐在我左邊的是校長，我在第一排的中間位置，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在我的右邊，所有的孩子就坐在我們的周圍。大約有三四百個孩子，還有我們所有三年級，8 歲孩子的家長。他們全都來看自己的孩子，當然所有的老師都在場。任何一個不喜歡 8 歲孩子演基督降生故事的人，都需要說明，它總是會很精采的。不管發生什麼事，但這都是我看過最好的一齣。

一切都進行得很正常，直到瑪利亞和若瑟走到旅店的門前。那是一扇我們從兩邊都能看得到的門。若瑟上前去敲門。小小的旅店老闆說：「是誰在那兒？」「我是若瑟，而這位是我的妻子。她懷有一個孩子。」懷着一個孩子！她懷上 8 胞胎吧！那是我一生中看過最大的一個肚子。她說：「我們沒有棲身的地方，

我們想進你的旅店來。」他沒有讓步。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把身體向前傾，並說：「親愛的艾哈邁德，來吧，打開門吧。我們『除了後面的馬槽，就沒有別的地方可住了。』親愛的，來吧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會是很棒的，來吧，親愛的。」不，他不會讓步。因此，她對若瑟說：「你再敲門吧。」我們第二次聽到那段話。現在，你們中的一些人家中有 8 歲的孩子，或你們曾經撫養過他們，因此你們知道，一旦他們聽不進意見，他們會讓行動繼續。他就像洗衣機的內部，來來回回走動。氣氛越來越緊張，他卻不讓步。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把身體向前傾，並說：「親愛的艾哈邁德，我較早前看到你的媽媽和爸爸，他們會為你感到驕傲。來吧，這是故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。『無處棲身，但我們的後面有一個馬槽。』來吧，親愛的。」不，沒有人。他不會讓步。因此，她再次對若瑟說：「再敲門吧。」我們第三次聽到那段話。在艾哈邁德決定下一步能怎樣做之前，一把聲音從學校禮堂的後面吼叫：「艾哈邁德，把那扇該死的門打開，否則我要鞭你的屁股了。」我轉身一看，看到我這輩子見過身軀最魁梧的男人。他身高 6 英尺 8 英寸半，體重 124 公斤，他是一個長相最黝黑、最奇特的人，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。穆罕默德現在正從通道上走上來。隆！隆！隆！在場的每一位成年人都說着：「把門打開，把門打開，把門打開……」因為你的屁股被打的話會受傷的。我並非在提倡兒童暴力。其中一位老師攔住了穆罕默德。艾哈邁德決定即時接納他爸爸的建議，他把門完完全全地打開。他轉過身來對瑪利亞說：「你，你可以進來。」然後轉向若瑟說：「但是你，你可以到地獄去。」聽到這裏，牧羊人、天使和智者全都攻擊起旅店老闆來，因為他說錯話了。這刻，舞台上上演着一場可怕的打鬥。看着這場打鬥時，這所天主教小學的好孩子在做什么呢？打！打！打！大約花了 15 分鐘，地球上的和平和全人

類的善意才得以重建。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走到那台上不停地說：「我不是這般排練的。」我不得不給與祝福，我站起來說：「瑪莉·塔爾西修斯修女，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好的基督降生戲劇，因為天主接納混亂。」天主接納混亂。這就是聖誕節的故事，不要讓瑪利亞和若瑟太老。在路加或瑪竇的文本中都沒告訴我們，他們的婚配年齡與巴勒斯坦男女的一般婚配年齡有什麼不一樣，那麼正常就是女子在 12 至 14 歲之間，男子在 17 至 19 歲之間。因此，折中算，若瑟 17 歲，瑪利亞 13 歲。他們從納匝肋走了 156 公里到白冷。我想，如果當你是在懷孕的最後幾周，到達那裏時就帶動着整個演出。繼而他們無家可歸，而且貧窮；這是難以置信的混亂。我們都梳理過聖誕節。為什麼我認為這重要呢？因為我們的職務混亂，我們的教會混亂，與人一起的使命常常都是混亂的。但沒關係，我們只需要以我們所能夠做到最好的方式，來處理當中一些要素，如果不能全包括它們，盡能力積極地得到它們。順便說，在聖誕故事中，首先聽到這佳音和天使宣布的，是牧羊人，這是我們經常忽略的。牧羊人因不能離開羊群，從不去聖殿，所以被聖殿的當權者鄙視。縱使我們希望全都與教會有關，但卻是不去聖堂的人，天主決定讓他們成為向他們宣講福音的第一批人。要記住我們自己的故事，從一開始，這都關係到世界。這是要為他們帶來重大喜樂的消息：今天救主降生了。

我想藉着我認為耶穌會神父應該做得最好的事情，來結束我的主題演講，就是祝福現在在你們當中的個人和團體兩者的皈依和使命；但我希望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進行。據我所知，第一批把依納爵靈修宣講、生活，並帶到這我們現在所處的這片土地上來的人，是我的愛爾蘭耶穌會兄弟。97年前，就是1926年的12月2日，首批愛爾蘭耶穌會士來到這裏。依納爵靈修也許較他們還要早，但97年前，他們就在這裏為聖方濟各・沙勿略的慶日守夜。因此，為感謝他們，感謝他們所做過的事情，以及他們給我們留下的遺產，謹奉上以下的凱爾特祝福詞（Celtic blessing）：

原寬寬各非起地休因恩

原願我永遠在你的身後

原願那靈恩愛你的命

原願那安祥由地羅生而包孕

直至我們再度遇上

原願我甘巴你屋在手心

直至我們再度遇上

原願我甘巴你屋在手心

把你的心

非常感謝